

他应该是文学军队的人

黄珂

他是好人。他是把所有的人都清一色当作好人的那种好人。他在文艺单位工作，爱好文学。说是当年他编写过一些文艺直接图解政治的应景作品，小有点名气。后逢“双百”春风吹回大地，一度催他发奋创作。他本想跟同道一样，写出点有分量的纯文学作品来，但没成功。不成功就不成功。他把原因归咎于自己严重缺乏艺术天赋，再怎么勤奋也是徒劳，就不作无谓努力了。按说这是明智的。执拗的人，得了文学病而没圆文学梦会有些纠结，有些苦恼，他没有。他认定文学是他的终生信仰，为他人做好嫁衣同样也是一种皈依文学的修行方式。从此，他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和略带木讷迟钝的仆人形象渐入人心。多年来，同道的逐一成功，他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。谁作品发表在哪个刊物，谁作品在哪获奖了，他会及时写通讯，编简报，奔走相告。他比作者还兴奋。在过去的文艺界，尤其是文学圈，他的存在犹如一幕陪衬任何色彩的灰色背景，不显眼，易遗忘。

但实在是不可或缺的。现在，袁哲飞老师跟我每每说起他，总要感叹：他应该是文学军队的人。那时候，文艺界和文学圈的会议和活动很多。除了早有计划事先书面通知外，如果临时动议的，电话联系不上，那就只得靠他挨家挨户上门通知了。他气喘吁吁敲开我家时，劈面第一句就是：来你们家最上算了，阿哥阿妹二个人。他通常先不说事，打开夹着圆珠笔的笔记本，在记录的单子上将黄珂黄敏打上勾后，才开始吞吞吐吐，结结巴巴地传达内容。之后，我们送他出门，说几声谢谢，他又奔赴下一家。这是常态。然而没想到有一次他送通知文件到我单位，听说我去杜鹃山电视转台值班了，他竟索性徒步登山，硬是把一只信封递到我手上。那是一个要我去余姚参加市作协和《文学港》杂志社举办的笔会暨蔡康小说《空屋》研讨会的通知。当我看到上气不接下气大汗淋漓的他来到山顶时，大惑不解，怯怯问，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值班电话吗？他说知道知道，你单位同志告诉过我的，我本想打个电话转告的，又付付不妥，打个电话，印

象不深，你容易忘记的。再说书面通知，还是亲手交给你本人比较合适。我感动不已，直至今日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在余姚书店特地挑了本厚厚的关于文学的书，买来送他，也算聊表心意了。什么书名我倒忘了，但一直忘不了他接过那本书时的情形。区区一本书，他像捧着一块沉重磐石，颤颤巍巍，抖抖索索，生怕滑落在地。嘴里还喃喃什么，含糊不清，估摸是感激涕零云云。你若真没见过他，却留意过以前的《早春报》，那就可能见过他的名字。他奉命写过一些宣传企业的小型报告文学或企业家人物专访，曾发表在《早春报》上，文上一角，署有大名。大家知道这种文章的目的在于拉赞助，搞创收，让寡汤清水的穷酸机关添几滴油水。单位进账了，领导自然高兴，总免不了要表扬几句的。每逢表扬，他都由衷表现出一副受宠若惊，诚惶诚恐的样子。我和剑飞兄在不同时期与他共过事，比旁人了解他。记得我们有一次说起他，重又讨论起像他这样的人究竟可否搞文学创作这个议题

时，剑飞兄不由向我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他们俩之间的事。剑飞兄学医出身，却不幸被医院误诊了，说是病情危急，听起来很吓人。他作为老同事，随领导一起去医院看望。领导讲话自然得体的，一般轻描淡写地避过病情，拣几个轻松的话题聊聊。再说说要配合院方治疗，静心养病，期待早日康复，最后问问家里有什么困难，有事可向组织讲之类。剑飞兄说在所有人中，唯独他真诚，真诚得让人啼笑皆非。他说，人早晚都是要走的，剑飞你比我年轻，运道不好，先一步了。不过我会来的。等我来了我们不是又在一起了吗？他还想再说下去，剑飞兄忍不住哇地一声笑了出来，大笑不止，差点笑破肚皮。不幸的是误诊，庆幸的还是误诊。剑飞兄当然安然无恙。黄珂，你说有这样劝慰生命垂危的人的吗？我说这语境适用于战场上战友间的生离死别。于是我真陪剑飞兄重温了哈哈大笑。好人，真是好人呐。末了，袁哲飞老师那句感叹他的话，让我久挥不去。他应该是文学军队的人，我赞同。



石墙·石窗 (赵安炉 摄)

黄泥琅

仇叶祥

黄泥琅是老家的一座山，山岗那边就是朦胧坑人的山了。这条山岗是梅林公社与凤潭公社的山林交界处。这座山看似普通，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曾发生过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。黄泥琅坐西朝东，金溪从山脚下流过，山坡平缓极像一把大交椅，厚厚的黄泥土上，生长着大片橡子树。橡子树，学名栎树，也称柞树，属壳斗科落叶乔木，生长地域广泛，家乡人称它为柴子树。它的果实叫橡子，家乡人叫柴子。柴子仁中含有丰富的淀粉，含量高达60%。春夏季节，它那又大、又厚、又嫩的翠绿色树叶，可以用来饲养柞蚕。深秋季节，树叶一片金黄，又是人们喜爱的观赏类灌木。柴子树枝干光滑，是繁育菌类的上好木料。春天柴子树在长出嫩叶的同时，长出一串串翠绿色中略带黄色的柴子花。柴子花是上好的猪饲料。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国家连续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，粮食奇缺，它又成了村民们的救命食粮。那时我十来岁，夏荒之际，柴子花刚好长出来，跟着母亲上山采摘柴子花。黄泥琅柴子树成片，为了采摘更多的柴子花，我第一次来到黄泥琅。采摘柴子花的人，腰间系着拦腰包。所谓拦腰包，就是用长方形的拦腰对折，左右两边用线缝合，使其成为口袋型，系在腰间腾出双手采摘柴子花，边采摘边装入拦

腰包内，极其方便。拦腰包装满了，把柴子花倒在背光、平坦的石头上阴晾，防止它发热变黑。回家时，把柴子花装进夏布袋里，砍一根木棒挑着下山。柴子花挑回家，当夜放在锅里烧煮，防止它发热变质。煮熟后的柴子花，装在箩里，沉浸在清水潭中，让它泡去苦涩味。泡去苦涩味后，把它晒干储藏，食用时掺上部分大米，烧煮成饭或粥。用柴子花做的食物，既粗糙，又带苦涩味，让人感到很难下咽。但村里的老老少少们为了活命，伸长脖子努力吞咽着，争取自己能逃过那生死之劫。秋天橡子成熟了，它形似蚕茧，比蚕茧小，外面是一层硬壳，呈棕红色，壳内果仁形如花生仁。果子上端，还有一个淡灰色的帽碗。柴子成熟了，我又跟着大人上山摘柴子。柴子摘来后，放在竹簞上晒干，去除帽碗和外壳。把柴子仁放在水中浸泡，浸泡数天后，像磨豆腐一样把它磨成浆状。浆状的果汁装在豆腐袋里，放在豆腐架上挤压，挤压出的浆汁沉淀后就是淀粉。挤出来的淀粉再用水漂脱去颜色、漂去苦涩味。漂脱后从水中捞出淀粉晾干、碾细、储藏在密封的盛器里。柴子淀粉做豆腐，通常是一斤淀粉可以做出10斤柴子豆腐。做柴子豆腐既像熘麦烟，又像做豆腐。先把柴子淀粉放入容器，放上水捏碎、搅匀成糊状，沉淀后将水倒掉。反复换清水，反复搅，反复沉淀，让其去掉更多的苦涩味。然后在10斤水中，将

其中4斤水烧开。余下的水倒进沉淀后的橡子粉里面搅匀，然后将搅匀的橡子粉和水，慢慢倒进在继续加热中的水里，就像熘麦烟一样，慢慢倒，快速搅拌，防止粘锅。在搅拌中，柴子面越来越稠，最后成微褐色半透明状的液体。最后将液体趁热倒入豆腐箱内，待其冷却成固体后，划成豆腐块。柴子豆腐再放到清水中浸泡，进一步去除涩味。柴子豆腐经过反复换水浸泡后，捞出来就可以加工成美味佳肴了。柴子具有其自身的生物功能因子，可抵抗、缓解、预防铅等重金属对人体的毒害，故食用柴子豆腐可保护人体的身心健康，提高人体的免疫力，提高儿童的智力和发育水平。1971年3月，我刚从部队退伍回家。那年，村里人利用黄泥琅大片的柴子树养起了柞蚕。通常养的蚕，吃桑叶，在室内饲养，称为家蚕。柞蚕吃柴子树叶，在户外放养，称为野蚕。由于生长环境不同，造就了柞蚕自身的许多优势，它体型比桑蚕大，抗病害能力、耐气温能力远比桑蚕强。蚕丝的质量也大不相同。桑蚕丝细、白、软，织物可薄如蝉翼、轻如纱。柞蚕丝则具有粗犷、挺括、天然带色的特点。柞蚕丝纤维度在4~6旦尼尔，差不多是桑蚕丝的2倍，适用于织造厚重的外衣面料及装饰面料。由于柞蚕丝本身具有天然奶黄色，使其更显高贵典雅。两种蚕丝防紫外线程度也不同，柞蚕丝防紫外线功能是桑蚕丝的3.5倍。柞蚕丝用于出口换汇，国内很

少见到它的纺织产品。仇家村养柞蚕，请的是山东师傅。他们踏看整个山坑里面的大山后，选择长满柴子树的黄泥琅为养柞蚕基地。三月份，天气还有点寒冷，村民们把黄泥琅的杂柴砍光，只剩下清一色的柴子树。山东师傅从山东带来柞种，四月初放在温室里孵化。四月中旬幼蚕孵化出来了，采摘鲜嫩的柴子树叶喂养。四月底幼蚕长到鞋底线般粗细了，再投放到黄泥琅放养。饲养柞蚕的天敌是鸟类，每天天刚蒙蒙亮，傍晚太阳下山前后，各种小鸟都会来捕食柞蚕。为此，黄泥琅四周搭起了茅草棚，村里的年轻人，在团支部书记、民兵连长的带领下住进草棚，昼夜守护在柞蚕边，早晚用敲锣铙、鸣放鞭炮等方法，驱赶鸟群，深山冷岙里热闹非凡。五月上中旬，柞蚕开始做茧。一星期后，漫山遍野都是略带黄色的蚕茧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，成群结队上山收茧，一个个面若桃花，开心极了。后来人们还在黄泥琅山顶，发现了可制作瓷器的泥土。朦胧坑人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在村口建办了瓷器厂，生产各种型号的碗和盆。仇家人农闲时，可以挑碗泥赚现铜钹。碗泥一分钱一斤，与当时的柴价差不多，但它比卖柴方便多了。黄泥琅养柞蚕，挑碗泥赚现铜钹，已过去半个世纪了，很多人早已不知道那档子事了。而我每次上影潭山赏杜鹃花时，都会想起当年那些事，仰望着黄泥琅，思绪万千。

宁海花山葛寻亲(上)

章麒

我太外婆是我的至亲。我相信所有人生命初期，童年少年甚至到青年都有那么一到两位老人，一直疼爱着你、保护着你、关心着你、牵挂着你，大多数人都是自己的奶奶或者外婆。而我，则是我的太外婆。2014年1月2日晚，走过104载的太外婆在睡梦中离开了百岁的肉体，魂升天国。老人走后，我对她的思念更是无孔不入，总是想起以前太外婆对我那些点点滴滴的珍爱，对于太外婆的家乡“花山头”更别具情感和好奇心，特别想亲身走访一下，了解她过去的故事。机缘巧合，决定驾车前往花山村。那是一个夏日午后，我还特意邀请了我母亲同往。对于太外婆的感情，我母亲更甚于我，毕竟我母亲从出生到50岁都是有亲奶奶陪伴的。脑海中的记忆喷涌，转眼就已经到了花山村。这花山村现在由花山、茶堂和南岙三个自然村结合而成，花山以葛为大姓。村口道路开阔，簇新的文化礼堂，门口的大樟树下村民们三三两两悠闲地在聊天。母亲带着我去拜访族中阿叔。我跟着母亲，走在村中小路，穿过别人的前门后灶，进了一个小道地，道地一半古旧一半新修，小门上横楣石碑上刻着“华光揽抱”，我估摸着，大约是“中华光彩都在这里”的意思吧！马头墙还是以前的老瓦旧砖，白色的院墙上还有斑驳可见的“耕云读雪”“约水樵山”的字样。无不透露着，花山村自古物产丰富，而这个院落的主人，勤劳质朴，有渔樵耕读的家风。葛叔公，是我太外婆堂侄。葛叔公年七十岁，正在家用报纸练字，看到我们十分热络。马上带着我们去了祠堂，祠堂现在已经变成文化礼堂，是新近翻修过的，戏台上的藻井非常精致。正堂供奉祖宗牌位，上挂横匾“丹鼎家风”。唐代卢照邻的《赠李荣道士》诗云“圆洞开丹鼎，方坛聚绛云”。金朝元好问的《游天坛杂诗》之五中则曰“同向燕家舐丹鼎，不随鸡犬上青云”。这里“丹鼎”二字都是指炼丹的鼎，后世对道教中以炼金丹求仙为主的各道派通称“丹鼎派”。以丹鼎作为家风，可能是花山村的祖先定居于此，享受着山水灵气，也有中国道家修仙的追求吧！如今，还散发着淡泊名利的气息，充满了享受悠哉世外桃源般生活的质朴愿景。顶部还有一白匾，上写着“文元”两个大字，左右还有小字“浙江全省督学使”“驰晋五品衔”“光绪丁未科”“葛产灵立”等。一看就是曾经经过科考中过什么功名，被封五品，用牌匾记录下当时的光辉和荣耀。接待我们的修谱先生，对我们描述的太外婆还有印象，一直说：“是长脚阿婆啊！”（宁海话）。祠堂门口纳凉聊天的老汉们见他带着外人，攀谈起来，听说是“科夫（音）太公的女儿，长脚阿婆的后人来探访”，都点头表示知道。是啊，太外婆作为女性身高超过一米七，在农村的确是少见的，想来在太外婆年老之际，偶然回娘家访亲短住，待人亲厚，那时候这些年长的老汉或许还是孩童，和葛可亲又身形高大的太外婆被村民们至今记得。修谱先生翻出老谱，泛黄破损的老谱封面已经看不清，扉页上写有“民国癸酉年三月”“重辑泉水花山，头排葛氏宗谱”“柯斧葛天钺”等字样，背面有“传家之宝”。陪同我们看谱的葛叔公告诉我们，葛天钺就是“科夫（音）”太公，我太外婆的父亲，原来书面是写作柯斧，这本老谱就是他主持编修的，“传家之宝”四个字是他手题，他住所道地墙上“耕云读雪”“约水樵山”的字也是葛天钺亲笔所书。在修谱先生和葛叔公指引下，翻及内页，查到葛天钺的篇幅。这里要提一句，一般家谱都是极简介绍，旧时一般记男不记女，女子是附在

男子信息内的。葛天钺老祖宗内容比较多，在整本老谱里是最长篇幅的介绍。说明他对村中族中贡献较多，名气较大。据宗谱记载：“（葛）天钺，号柯斧，南洋将备学堂毕业，补官陆军上尉。历任南洋第九镇马队排连长，官地局测绘委员，浙江讲武学堂暨陆军学堂区队长，都督府点训委员，守备队副官军政执法处执法官，第四、五区警备队守备队统部官、教练官、副官等差，温州市水上总都。民国廿二年，花山头宗谱重修为首事，功不可没。公生于光绪辛巳年六月初五日戌时，卒于民国廿九年庚辰。娶水车陈氏生于光绪甲申年四月十八日巳时，卒于民国辛酉。续娶邵氏生于光绪丁酉年正月初九日巳时，卒于民国十九年庚辰，移葬牌岭公墓。生子一风沛，陈氏出；女三，长女文娟（作者勘误：应为凤娟），陈氏出，适黄坛溪头陈吕兴义。长女歿（作者注：续娶妻子所生长女），次女静珍生于一九三零年五月初一，适岭口舒舒家后，长次女邵氏出。”柯斧公这个“柯斧”二字作为“号”，来自于晋代道家宗师葛洪《抱朴子·良规》“严操柯斧，正色供绳，明赏必罚，有犯无赦。”“柯斧”有法规制度之意。而钺是斧子的意思，天钺特指天子用的大斧。这名字“天钺”与号“柯斧”都是异曲同工，含义相近。这无不说明，葛氏家族与道家的渊源。原来我太外婆的父亲真的如以前太外婆经常说的那样，是军官，也在外地当过官，而且一手好字。据说，宁海县府内还有碑文是他所写，到后来村民还见过，保留到文革时期才被毁坏。而太外婆所说，那个没什么印象、多病多灾的生母原来是水车人。太外婆自幼丧母，对于她的后妈，太外婆经常念叨：“那时候的后妈多凶啊！经常梳头发遇到打结就用力扯，可痛了！”但是，也因为没有亲妈关心，她很大了也没有缠足，到了年纪，自己找家里长辈女眷帮忙缠足。因为实在是钻心的疼，晚上睡觉都睡不着，太外婆就偷偷自己放宽一点裹脚带，导致脚没有彻底裹断，相对正宗的三寸金莲较大。所以，太外婆经常说自己的三寸金莲，是名不副实的。那时候都叫她大脚姑娘，就是因为只缠了一半足。太外婆嘴里经常提到的唯一的哥哥，叫凤沛，太外婆说哥哥不喜欢读书写字，就经常带着年轻人、捎着硬壳枪，到处玩耍，为人英勇。那时候山匪流窜，他哥哥在，有枪有跟班兄弟，匪徒是不敢惊扰他们家院子的。太外婆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爷爷，她只知道爷爷以前中过“状元”，我在宗谱里也找到了相关条目，原来其实不是状元，是贡生，只是老人分不清科举的事儿，说错了。据宗谱记载：“(葛)时潺，号望芝，名产灵，生咸丰癸丑年，卒民国十九年十二月，字宗汉，葬凤凰山金罡肚，公于同治丁卯年中庠生，至光绪丁未为浙江全省提(督)学使，为驰晋五品衔贡生。娶屠家酒坊长女屠氏(生卒失)。生子二，(子一)天钺，出继(葛)琮尊，(子二)天钺。”在明清时期，庠生就是俗称的秀才，而贡生则是各地庠生中成绩优异者升入国子监读书，称为贡生。目前花山村古树下还有一块贡生碑，碑身苔绿布满，破损还不算严重，贡生两个大字尚可辨认，其他文字已经无法完全认清。产灵公这个名字就不简单，元代道教名家马钰(就是金庸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和《神雕侠侣》中全真七子的大师兄马钰原型)写过“好性子，好性怀。不须香火不须斋。戴云包，免了灾。内修个，不凡胎。忘机绝虑屏尘埃。产灵童，有大才。”产灵这个名字，寄托了上一代的厚望。产灵公的名字来自于道家学说著作，更印证了我对于花山葛上代祖先，与道家渊源颇深的猜想。